



序葬書



屬邑浦江舊有郭景純葬書今亡矣
士君子道郡下者詢之不置予北人
不知風水之說漫無以應亦寡聞甚
矣近在侍御雪岩戚公所見而卒業
焉有感於中請序而傳之待御不吾
靳也說者謂風水莫要於卷首生氣

之一言蓋人子不忍死其親而奉體
鬼以乘生氣孝之事也詎可冀鬼福
及生人乎註謂必假子孫思慕之一
念則追遠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由是推之孝而受廕亦理也
夫張齊序



葬書釋註叙

坦溪之上北山鄭公之故居在焉余嘗過之見
其諸孫皆能守其田廬於是知公之澤久而未
艾也其後辱交于彥囡氏彥囡冲淡而其雅嘗
燕坐通夕有糠粃斯世之意在諸孫中益知其
異也垂二十年矣而今又得其所著書觀之世
傳葬書二十篇出于郭璞至宋西山蔡氏始刪
其繆妄定為內外八篇至有元草廬吳氏又於
八篇之中別其倫類析為雜篇二焉明著精密
庶不尖璞之意璞仕晉為叅軍名士也嘗受青

囊書九卷于郭公有趙載者竊讀之未畢而焚于火豈神物固祕之不欲傳耶是書之作豈璞於既焚之後復追述所聞邪皆未可知也然璞之術誠竒矣世之習其書者上下千百年不知幾何人矣未聞有若璞者間有之未必皆本其書此又何邪或云隋僧令仙之術蓋其緒餘也行於河華之間唐文皇帝取其圖經入內府世不復傳及黃巢破長安國師楊筠松竊奔江西授弟子三人其一曰曾智智授廖禹及其甥賴文進禹三傳而上牢劉子先得之奕世嗣守故

江西言地理者宗劉氏吾意天下之術蓋有書不能盡言者言之未必能盡知之必得其人然後能發其精蹟耳今彥困之釋是書其篇次本之草廬其取義比物徃徃叅以劉氏之說察乎陰陽之理審乎流峙之形辨順逆究分合別明暗定淺深崇不傷乎急庫不失于緩折而歸之中若璞之所謂乘生氣者宜於是得之其為術不苟矣未嘗自視以為祕其意將與天下之為人子者共之非知道者能如是乎信北山之有後矣故余得其書益慕其為人將幅巾杖屨以

承謦欬之音窮足之所至目之所及翱翔乎廣
川大麓之間縱觀扶輿旁礴之妙於一氣者為
何如也且訪諸廣成之徒名山石室得無有藏
書乎吾將與子求之洪武四年秋八月朔金華
胡翰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
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也然則果起於何時乎
蓋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
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
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葬書遂號為郭景純所
作竊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堪為相地
之宗也後世莖巫競起而蕪穢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
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而存其八草廬吳
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輿擇至精至純者為內篇精
粗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誠
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為之註釋頗
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

研精覃思正其句投探其旨趣觀其會通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規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鑛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予序予謂葬書尚矣別有葬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為地脉經者又二卷大氏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托為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辨方正位或云卜澗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使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秘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

即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求錫遂祕而不傳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判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子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却而不顧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謚北山先生忠愍公之七世孫自號玄默居士通儒書而能文其於性命之學尤有所

得云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
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友生宋濂撰



葬書目錄

內篇



第一凡二節八十九字

第二凡四節一百七十四字

第三凡三節一百三十二字

第四凡四節三百八字

外篇

第一凡四節一百六十七字

第二凡一節七十四字

第三凡三節一百二十三字

第四凡二節一百七十七字

禱篇



上凡四節二百八十一字
下凡三節二百九十六字

右葬書相傳以為晉郭璞景純之作內外八篇凡一千二百四十六字世俗所行有二十篇皆後人增以繆妄之說建安蔡季通去其十二而存其八亦既得之就其所存猶不無顛倒混淆之失此本為家善篇分內外盖有微意禱篇二俗本散在正書篇中或術家秘畱故乱之也此別為篇倫類精矣覽者詳焉臨川山人吳澂識

劉江東家藏善本葬書



草廬先生吳文正公澂刪定
後學金華玄默生鄭謚註釋

內篇一氣感

葬者乘生氣也

此章廼錦囊一書之關鍵也已下諸篇不過註脚而已生氣者即一元運化之氣也在天則周流六虛在地則發生萬物天無此則氣無以資地無此則形無以載故磅礴乎大化貫通乎品彙無處無之而無時不運也陶侃曰先天地而長存後天地而固有蓋亦指此云耳且夫生氣藏于地中不可見唯循地之理以求之然後能知其所在葬者苟能知其所在使

枯骨得以乘之則地理之能事畢矣
五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

五氣即五行之氣廼生氣之別名也夫一氣分為陰陽折而為五行雖運于天實出乎地其行則萬物發生聚則山川融結融結者亦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廕

父母骸骨為子孫之本子孫形體廼父母之枝一氣相蔭由本而達枝也故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涪灘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蔡季通曰生死殊途情氣相感自然默與之通今尋暴骨以生人刺血滴之而滲入則為親骨肉不滲則非其氣類相

感有如此者則知枯骨得廕生人受福其理顯然可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或曰抱養繼承元非遺體僧道嗣續亦異所生其何能廕之乎豈不曰人之心通乎氣心為氣之主情通則氣亦通義絕則廕亦絕後母能廕前母兒前母亦廕後母子其在物則萋藪螟蛉之類是也尚何疑焉凡人之無嗣者亦其大不幸也聖人設教必使以同宗繼之者非曰自私廼所以正名分辨族類而絕爭端耳若吾宗果無其人亦將以異姓續之不猶愈於斬然而斷滅者乎蓋衆人之先與天地萬物同出一源但日遠日分遂有親疎之間然一氣之流行則無以異也苟念慮之相接祀事之不廢則名正理順而情氣感通矣或者乃謂有人

以屠者之子為嗣後祭其先見有操刀者享之理有未然凡鬼神形影烏得實有而聖人立為祭祀者但使人不忘其本耳原其實理只是報心之法也是故七戒三齋思其動靜起居洋洋如在降神伸祝名正理順然後鬼神得而享之若以為氣類相感而來格則其祭五祀之時祖宗來享誰其禁之以其名不正理不順故不得而享之也是以李氏旅於泰山聖人譏之今言操刀者名悖理違情隔義絕又烏得而享之乎北溪陳氏廼引之以為立嗣不嚴於同姓之戒其意雖善然未免局於量而不能通乎道體之大觀張子西銘之辭則聖賢之心可見矣操刀之妄使其果有此事亦非儒者之所宜言不幾於語怪乎今因

論情通義絕故併及之

經曰氣感而應鬼福及人

地理之學原於赤松子青囊經唐一行謂錦囊所引經曰者此也然名存而書亡世不復傳矣其曰氣感而應鬼福及人者蓋謂父母子孫本同一氣互相感召顯微無間故能體應生人生人旺盛如受鬼福固嘗評鬼福之說切有疑焉非若人之居室得其美基則可以挹山川之秀受陽明之氣日夕與之交接以為地靈人傑之應於理誠有然者今既死矣魂升魄降神氣離體遺骸與死灰槁木等其無知又烏能受廕而致禍福於生人者乎見聞之間莫不以為惑世誣民之事然而古人葬遺骨而廕子孫富貴者蓋亦

多矣天下之名墓在在有之倘言其妄則其効驗有不可掩者謂為信然則必有其理以明之是亦士君子格物致知之一端也且夫真龍降跡迢迢百里或數十里結為一穴及至穴所則群峰矗呈秀于其前壘嶂層層獻奇于其後龍席抱衛砂水翕聚形穴既就則山川之靈秀造化之精英疑結融會于其中矣苟欲盜其精英切其靈秀當以何法而能致之乎盖亦因聖人有卜兆安居之旨人子有報本愛親之情以父母遺骨藏于融會之地由是子孫之心寄托于此因其心之所寄遂可與之感合而能致福于將來也是知人之心通乎氣而氣通乎天以人心之靈合山川之靈故降神孕精以鍾為生息之源而其富

貴貧賤壽夭賢愚莫不關係至於形兒之妍醜亦皆肖像山川之美惡焉故嵩嶽生申尼丘孕孔豈偶然哉嗚呼非葬骨也廼葬人之心也非山川之靈亦人心自靈耳世人徃徃以遺骨弃於水中而無禍福者盖心與之離故也

是以銅山西崩靈鐘東應

漢未央宮一日無故而鐘自鳴東方朔曰必有銅山崩者未幾西蜀奏銅山崩以日揆之正未央鐘鳴之日帝問朔何以知之朔曰銅出於山氣相感應猶人受體於父母也帝嘆曰物尚尔况於人乎昔者曾子養母至孝子出母欲其歸則嚙指而曾子心痛人凡父母不安而身離侍側則亦心動但常人孝心薄而

不自覺耳故知山崩鐘應亦其理也

木華於春粟芽於室

此亦言一氣之感召也野人歲粟春粟之木華而家歲之粟亦芽實之去木已久彼華此芽蓋以本性元在得氣則相感而應亦猶父母之骨葬乘生氣而子孫福旺也夫一氣磅礴於天地間無端倪無終窮萬物隨其運化本不自知而彼造物者亦不自知也蓋生者氣之聚疑結者成骨死而獨留故葬者反氣入骨以廕所生之法也

乾父之精坤母之血二氣感合則精化為骨血化為肉復藉神氣資乎其間遂能生而為人及其死也神氣飛揚血肉消殞骨雖獨存而無知上智之士圖葬於吉地之中以內乘生氣外假子孫思慕之一念與之臆合則可以復其既往之神萃其已散之氣蓋一念即神也神趨則氣應地靈而人傑以無為有借偽顯真玄通陰陽切奪造化是為反氣入骨以廕所生之法也

內篇二

丘壠之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

此章乃葬法中之綱領也丘壠為陰岡阜為陽丘言其高骨乃山之帶石者壠高不能自立必藉石載土而後能聳也岡者脊也土山為阜言支之有毛脊者壠之有骨氣隨而行則易見支無石故必觀其毛脊而後能辨也然有壠而土支而石者有壠而隱支而

隆者又全藉乎心目之明以區別也支壠之說景純著書不為不明第後人不通其義註釋雖多悉皆非是知之者亦且不肯明白分析後來宗師又皆不形竹素唯口授心傳自非耳提面命莫之能曉故知者鮮矣

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

謂生氣隨支壠體質流行滔滔而去非水界則莫之能止及其止也必得城郭完密前後左右環衛區圉然後能藏風而不致有蕩散之患也揚公云明堂惜水如惜血堂裏避風如避賊可不慎哉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

高壠之地天陰自上而降生氣浮露宜怕風寒易為

蕩散如人深處密室稍有罅隙通風適當肩背便能成疾故當求其城郭完密使氣之有聚也乎支之穴地陽自下而升生氣沉隱不畏風吹亦如人在廣漠之野雖八面無蔽已自不覺或遇天晴日朗其溫和之氣自若也故不以寬曠為嫌但取橫水之有止使氣之不行也此言支壠之取用不同者如此

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

支壠二者俱欲得水高壠之地或從腰落雖無大江攔截然亦必有池塘以止內氣不然去水稍遠而隨身金魚不可無也倘金魚不界則謂之雌雄失經固雖藏風亦不可用平支之地雖若無蔽但有橫水攔截寬曠何害故二者皆以得水為上也

經曰外氣橫形內氣止生蓋言此也

水流土外謂之外氣氣藏土內謂之內氣故必得外氣形橫則內之生氣自然止也此引經結上文得水為上之意

何以言之氣之盛雖流行而其餘者猶有止雖零散而其深者猶有聚

高壠之地落勢雄壯就中析為兄弟或去或止各有結作自非一地可盡其力量也好龍多從腰落分布枝蔓在十數里之間為城郭朝樂官曜禽鬼捍門華表獬豸羅星之類皆本身自帶不可謂彼既流行而去而此非其止也但當求其聚處而使之不散耳次言平支之龍大山點落平洋四畔寬曠其為城郭亦

不過高逾數寸而已又且去穴遼遠朝山一點在乎煙靄之中人見之者莫不以八風無蔽為嫌又豈知支龍氣隱雖若零散而其深者猶有聚也但當求橫水之攔截而使之有止耳此言支龍之氣盛者知此故藏於涸燥者宜淺藏於坦夷者宜深

上句言壠下句言支景純至此則傾囊倒篋盡洩莖法之玄秘矣尚何俟他求哉高壠之地雨注即傾故言涸燥此天氣自上而降氣浮故當淺莖陰來而陽受也平支之地澆水不流故言坦夷此地氣自下而升氣沉故當深葬陽來而陰作也

經曰淺深得乘風水自成

此復引經以證上文支壠葬法之不同也蓋謂高壠

之葬露而勿隱故淺取其浮氣也平支之葬潛而弗彰故深取其沉氣也得乘者言所葬之棺得以乘其生氣也秘寶經曰陽脉沉潛深處取陰龍浮露淺中求坦夷涸燥無過此却與排星事不侔其亦淺深得乘之謂歟世俗多用九星白法以定尺寸者謬也夫陰陽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

陰陽之氣即地中之生氣也故噫為風升為雲降為雨又豈唯是而已哉凡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何莫非此氣也斯蓋因言葬乘生氣于地中故重舉以申明其義愚嘗謂能生能殺皆此氣也葬得其法則為生氣失其道則為殺氣如所謂加減饒借吞吐浮沉

之類並當依法而剪裁之不致有撞殺衝形破腮番闢之患也

夫土者氣之躰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氣本無躰假土為躰因土而知有此氣也水本無母假氣為母因氣而知有此水也五行以天一生水且水何從而生哉生水者金也金復何從而生乎生金者土也天地之先未有形質其土安在豈不聞卽子之言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中即土也無氣而有其理也土腹藏金無質而有其氣也乾藏坤內隱而未見及乎生水其兆始萌言氣為水母者即乾金之氣也世人不究本原但以其所見者水爾故遂以水為天一之始蓋猶而未精者也

經曰土形氣行物因以生
生氣附形而有依土而行萬物亦莫不因之而生也
此引經結上文有土斯有氣之意

內篇三

夫氣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勢之止
此即土形氣行有土有氣之意謂氣行地中人不可
見其始也則因地之勢而知其行也其次也又因勢
之止而知其聚也

葬者原其起乘其止

善葬者必原其起以觀勢乘其止以扦穴凡言止者
迺山川融結奇秀之所自非明眼之士莫能見也片
玉純髓云草上露華偏在尾花中香味總居心其止

之謂歟或曰粘穴乘其脈之盡處為止然則蓋倚撞
安可以止云曰古人恐後世不識止處故立為四法
夫蓋者止於蓋也倚者止於倚也撞粘無不皆然唯
觀義之所在高低正側何往而非止也

地勢原脉山勢原骨委蛇東西或為南北

此亦支壠之所由別也蓋平夷之地多土阡瀉之地
多石故支之行必當認土脊以為脉壠之行則當求
石脊以為骨也其行度之勢委蛇屈折千變萬化本
無定式世固有直來而直結者亦不拘也此章大畧
與丘壠之骨岡阜之支意同

千尺為勢百尺為形

千尺言其遠指一枝山之來勢也百尺言其近指一

穴地之成形也山川形勢豈真有尺度之拘特言其髣髴耳

勢來形止是謂全氣全氣之地當葬其止

原其遠勢之來察其近形之止形勢既順山水翕合則為全氣之地既得全氣之地故又當求其止處而葬之斯為善矣止之一字迺錦囊要旨故諄諄而屢言之可謂喫緊為人矣世之葬者固多全氣之地但於其止處則昧焉耳蓋夫千里求龍五尺入手纔差一指盡廢前功縱竒峰之聳拔秀水之玄俱不為我有也此術前輩所秘苟無師承縱百般揣度竭其心思終無自悟之理若得其傳知其訣則如數二三辨黑白人或見其莽然若可左可右可移可易又豈

知中間自有一定不易之法尺寸不可迂改指南云立穴若還裁不正縱饒吉地亦徒然高低深淺如差誤變福為災起禍愆

宛委自復回環重複

宛委自復指其勢而言宛轉委曲或順或逆即委蛇東西或為南北之意也回環重複以其局而論縈迂盤礴層拱疊衛即朝海拱辰之義也此章言全氣之地其融結之情如此

若踞而候也

若人踞然不動而有所待也

若攬而有也

若貴人端坐器具畢陳攬之而有餘也

欲進而却欲止而深

上句言擁衛之山須得趨揖朝拱不欲其僭逼衝突而不遜也下句言渚畜之水必得止聚淵澄不欲其斗瀉反背而無情也

來積止聚冲陽和陰

來山凝結其氣積而不散止水融會其情聚而不流斯乃陰陽交濟山水冲和故開井而多徵驗也

土高水深鬱草茂林

水沉深則土壤高厚氣冲和則草木茂盛程子曰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廼其驗也

貴若千乘富如萬金

氣象尊嚴若千乘之貴也簇擁繁夥猶萬金之富也

經曰形止氣蓄化生萬物為上地也

堂局完密形穴止聚則生氣藏蓄于中矣善葬者因其聚而乘之則可以福見存昌後裔夫豈獨葬理而然乎世間萬物何莫不由此氣而成化育之功今既山川融結聚美駢集故為上地也

內篇四

地貴平夷土貴有支

支龍貴乎平坦夷曠為得支之正躰而土中復有支之紋理平緩恬軟不急不燥則其表裏相應此所以尤為可貴也然却有支躰而得壠之情性者直如擲鎗急如綑線術中謂之倒火硬木此陽中含陰外君子而內小人也法當避殺粘寬架折而葬劉氏所謂

直急則避求而湊簷是也陽者為弱本合湊入柰何
性急以此要縮下一二尺緩其急性苟以支法并之
則凶禍立應此支龍之至難體認者故景純曰支壠
之辨眩目惑心蓋言此也

支之所起氣隨而始支之所終氣隨以鍾

此言平支行度之體段也原其起乘其止氣脈隨之
而行觀勢察脉則可以知其氣之融結矣

觀支之法隱隱隆隆微妙玄通吉在其中

隱：有中之無也隆：無中之有也其軀段若蓋中
之酥雲中之鴈灰中線路草裏蛇蹤生氣行乎其間
微妙隱伏而難見然其吉則無以加焉

經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支有止氣水隨而比勢順形

動回復終始法葬其中永吉無凶

此引經以明上文支龍行度之意言平夷之地微露
毛脊負者如浮漚如星如珠方者如箱如印長者如
玉尺如蘆鞭曲者如几如帶方負大小不等者如龜
魚蛙蛤是皆地之吉氣湧起故土亦隨之而凸也及
其止也則如雞窠旋螺之狀焉形止脉盡而二水交
度也高水一寸便可言山低土一寸便可言水此支
之止氣與水朋比而相為体用者也至寶經曰平洋
高低放送定看合水分金是亦水隨而比之意也其
勢順伏而不反逆其形活動而無拗硬砂水勾夾回
環重復首尾無弊終始有情依法并穴其中則亡者
安存者福永吉而無凶也已上言支已下言壠

山者勢險而有也法葬其所會

山者言壠也勢雖險峻而其中復有不險之穴但當求其止聚融會處而葬之則善矣蓋高壠之地來勢高大落勢雄壯結處亦且崎急此得壠之正躰也却有一等以壠為躰而得支之情性者大山擺舞垂下及至平地變為支躰術中謂之下山水此陰中含陽外小人而內君子也世人不識往往粘葬山麓莫不以前拖平地為裊褥又豈知其勢未住兩邊金魚隨脈而行平平隱伏直至堂心其脈始盡天寶經曰凡認脈情看住絕水若行時脈未歇歇時當有小明堂氣止水交方是穴後面要令氣可乘前頭要使水可洩若還鑿腦與鑿骨湊急傷龍匪融結此定穴之密

語也故當求其砂水會處枕絨而葬陰者為強固當縮下柰何性慢以此要插上七八寸急其緩性名為湊交鬪殺劉氏謂擺緩則入簷而湊求是也苟以壠法扞之則主敗絕此高壠之至難體認者故景純有眩目惑心之嘆也此章大抵與地貴平夷章對說乘其所來

謂原其生氣之所從來因其來而知其止故葬者得以乘之不使有分寸之違也脈不離棺棺不離脈棺脈相就剥花接木夫所謂乘其所來者法當就化生腦上循脈看下詳認雞跡蠓眼三叉名字交求滴斷或分十字或不分十字看他陰陽配與不配及未強弱順逆急緩生死浮沉虛實以定加減饒借却將手

中之杖放倒指定生氣之入路然後翻身轉面觀其杖之指外曲殺合轍要與三集聚頭相就內接生氣外接堂氣內外符合前後無弊始為真穴一有不順即成花假此乘生之要訣也其所謂乘金穴土亦乘其所來之義也

審其所廢

謂入首廢壞朕兆莫辨故不得不詳加審察也天真未喪定穴則易為力但乘其來即知其止却有一等不幸為牛羊踐踏上破下崩歲久年深不明入首或種作耕墾界斷乾流或前人繆扞其旁圓墻拜壇不無侵蝕或曾為居基益低損高或田家取土鋤掘戕賊然大八字與金魚所不可得而移易者但要龍真

局正水淨砂明當以前後左右四應證之心目相度酌量開井却於井中察地之理則無不得之矣或問得之者何也曰蓋夫一氣化生支壠隨氣而成形質則其表裏相應天真未壞土下之文理與土皮上乾流證應無不同者今既朕兆莫辨故於土中求之凡所謂陰陽剛柔急緩生死浮沉虛實之理無不瞭然既得其理則倒杖之法亦因之而定焉

擇其所相

謂審擇其所相輔於我者法當於小八字下看明肩暗翊肩高肩低以分陰陽作用次觀三分三合崎急平緩以別順逆饒減及觀蟬翊之砂蝦須之水以定葬口界限是皆左右之所相者苟失其道則有破腮

翻闔傷龍傷穴傷淺傷深之患故不得不詳加審擇也外篇言相水印木其義亦同

避其所害

謂避去死氣以求生氣也蓋穴中之氣有刑有德裁剪得法則為生氣一失其道則為死氣故不得不審而避之也何以言之跳出死氣挨其生氣是也陽脈落穴以陰為生陽為死陰脈落穴以陽為生陰為死然又有內外造化之不同觀其土理以一邊鮮明為生一邊昏黯為死又以光潤堅實為生枯燥鬆散為死又其紋理頭高頭低以低處為生高處為死又土色以紅黃為生青黑為死已上皆求之於土中故得謂之內也其外造化者脈來邊厚邊薄以薄為生厚

為死雙脈一長一短以短為生長為死一大一小以小為生大為死又以皮毛言之以秀嫩光淨圓厚湧動為生枯老臃腫破碎直硬為死此皆於神氣血脈上觀之故得謂之外也又或砂水之間反駝斜飛直撞刺射皆為刑殺橫過之山如鎗如刀尖利順水可收拾為用者用之可避去者避之此則以眼前所見者而論之也又程子之所謂五患劉氏之所謂四惡皆在所當避也

是以君子奪神功改天命

上文所謂乘審擇避全憑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微妙在智觸類而長玄通陰陽功奪造化及夫穴場一應作用裁剪放送之法皆是也陳

希夷曰聖人執其樞機秘其妙用運之於已行之於
世天命可移也神功可奪也曆數可變也道不虛行
存乎其人耳

禍福不旋日經曰葬山之法若呼谷中言應速也

禍福之應捷於影響故復引經以證感召之理也能
乘能審能擇能避則其所感者為福否則為凶禍矣
若夫所謂葬山之法其說尚多大要在乎分別陰陽
以為先務有純陰純陽邊陰邊陽上陽下陰上陰下
陽陰交陽半陽交陰半強陽弱陰老陽嫩陰各有葬
法陰來則陽受陽來則陰作或入簷而闢毬或避毬
而揆簷又有陽嗑陰吸之不同順中取逆逆中取順
情在蓋粘則正求順下情在倚撞則架折逆受假若

陰脉落穴放棺饒過陽邊借陽氣一噓其氣方生陽
脉落穴放棺饒過陰邊借陰氣一吸其氣方成所謂
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是也苟不識裁
剪放送之法當吸而噓當噓而吸當順而逆當逆而
順及夫左右吞吐深淺不知其訣不能避殺挨生則
生氣變為殺氣縱使高下無差左右適中深淺合度
猶且不免其禍况未當於理者乎古歌曰若還差一
指如隔萬重山良有以也

山之不可葬者五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

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為地之美者今童山猶
頑土脉枯槁無發生冲和之氣故不可葬却有一等
石山文理溫潤光如卵殼草木不可立根自然不產

開井而得五色土穴者是未可以童而弃之也
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

夫土者氣之躰有土斯有氣山既鑿斷而生氣隔越
不相接續故不可葬精華秘髓云一息不來身是殼
亦是此意然與自然脫斷者則不相侔矣

氣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

高壠之地何莫非石所謂山勢原骨丘壠之骨骨即
石也石山行度烏何不可唯融結之處不可有石耳
夫石之所當忌者焦礪而頑麻黑而蘇或不受鋤掘
火焰飛揚肅殺之氣含煙帶墨然後為凶其餘縱使
有石但得躰質脆嫩文理溫潤顏色鮮明則無不吉
矣又有竒形怪穴隱於石間者甚多有四畔皆石於

其中得土穴者取去土盡僅可容棺又有頑石鑿開
而石下有土穴者皆為精選是未可以石為嫌也近
世不曉氣因土行之義而泥為石不通氣徃徃結砌
棺底皆不用磚石但置棺于土上吁何其繆哉生氣
之在天地間無空塞無中邊混融磅礴洞徹表裏入
於無間又豈礙於棺底之磚石者乎故併誌于此以
祛世俗之惑

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葬也

此言橫龍滔滔竟去挽之不住其兩邊垂下者橈棹
而已氣因勢而止穴因形而結過山無情其勢未止
烏何可葬却又與一尋橫龍滴落正龍腰落及斬關
為穴者不同也

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

支龍行度兄弟同宗雌雄並出及其止也城郭完密衆山翕集方成形穴今則單山獨壠孤露無情故不可葬却有一等支龍不生手足一起一伏金水行度跼落平洋兩邊以水為衛送為養蔭及其止也雌雄交會大江或朝或橫外陽遠案在乎縹緲之間縱有陰砂僅高數寸而已此又不可以孤露而弃之也何以言之蓋得水為上歲風次之所以為貴也

經曰童斷石過獨生新凶消已福

此復引經以證五山之龍不可用也故凡此等無神無氣葬之者適足以腐骨爛棺而已及主退敗見成少亡勞瘵多生女子久則歸於歇滅可不慎哉

上地之山若伏若連其原自天

此言上地之龍行度之体段也大頓小伏藕斷絲連術中謂之脫卸夫大地千百里行龍其何可窮乎故遠若自天而來也

若水之波

此言隱伏於平洋大坂之間一望渺無涯際層層級級如江面之水微風蕩漾則有輕波細文術中謂之行地水微妙玄通吉在其中矣

若馬之馳

原其起也如馬之奔騰將欲止也如馬之及廐其來若奔

其來也奔馳迅速如使者之報捷也

其止若尸

其止也若尸居不動無復有去意也

若懷萬寶而燕息

衆山朝揖萬水翕聚如貴人燕安休息珍寶羅列富如萬金若攬而有也

若具萬饌而潔齊

明堂寬綽池湖繚繞左右前後眼界不空若貴人坐定珍饌畢陳食前方丈也

若橐之鼓

橐廋無底囊今煨者引風之具即其類也絃絃鼓動其氣即盛言納氣之滿也

若噐之貯

如噐之盛物滿而不溢言氣之止聚也

若龍若鸞或騰或盤

若龍之盤旋鸞之飛騰言其活動有蜿蜒翔舞之躰段無破碎死蠢之形狀也

禽伏獸蹲若萬乘之尊也

來勢如獸之蹲踞止勢如禽之馴擾氣象尊嚴擁護綿密若萬乘之尊也一說來勢如虎出深林自幽而漸顯氣象蹲踞而雄壯也止勢如鴈落平沙自高而漸低情意俯伏而馴順也

天光發新

眼界軒豁氣象爽麗神怡性悅一部精神悉皆收攝而納諸壙中然而至理微妙未易窺測要令目擊道

存心領意會非文字之可傳口舌之可語也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朝海拱辰

如萬水之朝宗衆星之拱極枝葉之護花朵廊廡之副廳堂非有使之然者迺一氣感召有如是之翕合也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斯之謂歟

龍虎抱衛主客相迎

此承上章復言感召之理凡真龍落處左回右抱前朝後應所以成其形局也愚謂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理使之然也世間之葬未有有吉穴而無吉案若龍虎抱衛而主客不相迎者則為花假無疑矣

四勢端明五害不親

四勢即龍虎主客也貴乎趨揖朝拱端巖而不欹側明淨而不模糊情勢如此烏有不吉更欲不犯五害五害者童斷石過獨也

十一不具是謂其次

此特指上地而言十中有一不備即為其次若必泥以為說則世間無全地矣非槩論也

外篇一

夫重岡疊阜群壠衆支當擇其特

聖人之於民類也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亦類也重岡並出群阜攢頭當擇其毛骨奇秀神氣俊雅之異於衆者為正也

大則特小小則特大

衆山俱大取其小衆山俱小取其大

叅形襍勢主客同情所不葬也

叅形襍勢言真偽之不分主客同情言尔我之莫辨

土牛詩謂菩薩面是也

夫支欲伏于地中壠欲峙于地上

伏者隱伏峙者隆峙此言支壠行度躡段之不同也俗本作支欲起於地中起之義相反不幾於支壠之無別乎恐傳襲之誤也

支壠之止平夷如掌

支壠葬法雖有不同然其止處悉皆如掌之平倒杖口訣曰斷續續斷氣受於坦起伏伏起氣受於平李

淳風曰來不來坦中裁住不住平中取朱仙桃亦曰來來來堆堆堆慢中取坦中裁皆如掌之義也止俗本作前於義無取

故支葬其巔壠葬其麓

支葬其巔緩而急之也壠葬其麓急而緩之也土牛云緩處何妨安絕頂急時不怕葬深泥亦此之謂也卜支如首卜壠如足

此承上文言支壠葬法之不同也恐世人未達其旨故重言以明之使易曉也謂望之如首如足是亦巔麓之義非謂欲求其如首如足者也形勢不經氣脫如逐

此亦承上章復言支壠之葬隨其形勢莫不各有常

度不經則不合常度矣或葬壠於巔莖支於麓卜壠如首卜支如足則生氣脫散如馳逐也

夫人之葬蓋亦難矣支壠之辨眩目惑心禍福之差侯甬有問

狐首經言岡壠之辨支阜之別毫厘有差禍福千里文異義同皆言葬法之難也夫支壠固亦易辨柰何有似支之壠似壠之支支來而壠止壠來而支止或壠變為支而復為壠支變為壠而復為支者有以支為壇塚而行壠於上以壠為壇塚而行支於上者復有壠內而支外支內而壠外者又有強支弱壠急支緩壠高支平壠隆支隱壠石支土壠老支嫩壠偏支偏壠半支半壠以及夫非支非壠之不可辨者然其

中有竒有正有經有權自非明師耳提面命則眩目惑心莫能別也倘支壠互用首足倒施其禍立至今之葬者支壠不能別可無誤乎

乘金相水穴土印木

此言穴中證應之玄微也金亦生氣之異名言即其尖圓之所止也相水者言草蛇灰線相輔於左右也穴土者土即中之義謂穴於至中取冲和之氣即壑口是也印木即兩邊蟬翅之砂夾住蝦鬚之水以界穴也神寶經曰三合三分見穴上乘金之義兩片兩翊察相水印木之情灰中線之微茫嚮內髮之鬚鬚蓋亦伸明其義耳又有所謂水底眼前剪刀交水裏坐水裏卧明暗股明暗毬長短翊長短水蝸窟蛤尖交

金界玉雞曾鳩尾壽帶孩衿篋口烏蠅生龜死鼈眠
乾就濕割脚淋頭明陽暗陰陽落陰出羅文土宿十
字天心撲面水底浮大口出小口水過山不過橋流
水不流兩片牛角砂一滴蠓眼水舌尖堪下莫傷唇
齒罅可并休近骨虛簷雨過聲猶滴古鼎煙銷氣尚
浮其名類不一莫可彈舉及夫驗雪觀氣開井求理
皆穴中之證應但其言隱禁自非明師耳提面命逐
一指示卒難通曉然却儘可為世間擇師驗術之法
若野師俗巫被問則張惶四顧赧赧然便可勘破至
於傳授之真贗學術之淺深其情意虛實表裏洞然
無從而逃矣今之學者未得術之正宗徒於故紙中
鑽究強其所不識以為識吾將見其歿世窮年不能

以造於精妙也

外藏八風內秘五行

此言四維四正完密而無空缺也既無風露則五行
之生氣自然緘秘於其內而凝結矣

天光下臨地德上載

天有一星地有一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葬得其所
則天星垂光而下照地德柔順而上載其棺也

陰陽冲和五土四備

物無陰陽違天背原孤陽不生獨陰不成二五感合
迺能冲和冲和之要則必有五色異土以應之言四
備者不取於黑也又曰凡冲和之要陰氣寒至此而
溫陽氣熱至此而涼溫涼之氣是為冲和故開井而

有徵驗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斯之謂歟

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闕增高益下微妙在智觸類而長玄通陰陽功奪造化

此即奪神功改天命之說也目力之巧則能趨全避缺工力之具則能增高益下大凡作用之法隨宜料理千變萬化本無定式全在乎人之心目靈巧以類度類觸而長之則玄妙可以盜天地之機通陰陽之理奪造化之功也

外篇二

勢如萬馬自天而下

星嵐插漢跼卸而下若萬馬奔馳而來也

形如負辰有壠中峙法葬其止

萬物負陰而抱陽故凡背後不可無屏障以蔽之如人之肩背冢畏賊風適遇之則易於成疾坐穴亦然真龍穿障受幕結成形局玄武中峙若依倚屏障以蔽背風此立穴之大槩也然又當求其止聚處而葬之則無不吉矣

經曰勢止形昂前潤後岡龍首之藏

勢欲止聚形欲軒昂前有攔截之水後有樂托之山形局既就則真龍藏蓄于此矣

鼻頰吉昌角目滅亡耳致侯王唇死兵傷

此皆以龍首為喻而取穴也非謂真有鼻頰角目者也但鼻頰以喻中正故吉角目偏斜而又抽硬孤露

不受穴故凶耳言深曲唇言淺薄所以有侯王兵傷之別

宛而中蓄謂之龍腹其臍深曲必後世福傷其胸脇朝穴暮哭

宛宛之中若有所蓄者龍之腹也况又以深曲處比之為臍豈有不吉者哉後世子孫蒙福必然之理也若葬非其道傷其胸者必遇石而帶黑暈傷脇則有枯燥粉白砂土如聚粟然或上緊下虛鋤之如割腐肉者皆傷脇也朝穴暮哭言其應之速也嗚呼可不慎哉

外篇三

夫外氣所以聚內氣過水所以止來龍

外氣者橫過之水也內氣者來龍之氣也此即外氣橫形內氣止生之謂也

千尺之勢宛委頓息外無以聚內氣散於地中經曰不蓄之穴腐骨之藏也

千尺言來勢之遠也宛委者宛轉委曲勢來而馴順也頓息者頓剝止息形住而融結也若陰陽不交界合不明及無橫水以攔截則土中之生氣散漫而無收拾矣故復引經以證之言生氣不蓄聚之穴葬之適足以腐骨也

夫噫氣為能散生氣龍席所以衛區穴壘：中阜左空右缺前曠後折生氣散於飄風經曰騰漏之穴敗擲之藏也

天地之氣噫則為風，窾能飄散生氣，故必藉前後左右衛護區穴，而後能融結也。若堂局之中雖有入首疊^二之阜，却緣左空右缺，前曠後凹，地之融結悉為風所蕩散，則生氣不能蓄聚，壠之浮氣升騰于上，支之沉氣漏洩于下矣。葬之無益於存亡，適足以腐敗棺槨而已。

夫土欲細而堅潤，而不澤，裁肪切玉，備具五色。

石山土穴欲得似石，非石之土細膩豐腴，堅實滋潤，文理如裁肪也。土山石穴必得似土，非土之石脆嫩鮮明，光澤晶瑩，躰質如切玉也。五氣行乎地中，金氣凝則白，木氣凝則青，火赤土黃，皆吉。唯水黑則為凶也。五行以黃為正氣，故亦以純色為吉。又紅黃相間。

而鮮明者尤美，間白者亦佳，青則不宜多見。以近於黑故也。支壠千變萬化，高低淺深，結作各異，唯穴中生氣凝結，孕育奇秀，而為五色者，則無有不同也。直指玄機云：好地方有五色土。余謂有五色土，方是好地。凡言五色者，特舉其大綱耳。土山石穴亦有如金如玉者，或如象牙、龍齒、珊瑚、琥珀、瑪瑙、瑋瑯、朱砂、紫檀、碧鈿、石膏、水晶、雲母、禹餘糧、石中黃、紫石英之類。及石中有鑽子、文檳榔、文或點點雜出，而具五色者，皆脆嫩溫潤似石，而非石也。石山土穴亦有所謂龍肝、鳳髓、猩血、蠟膏、嵌玉、商金、絲紅、縷翠、柳金、黃秋、茶褐之類。及有異文層沓如花糕者，或異色鮮明如錦綉者，皆堅實光潤似土，而非土也。又或有蝦蟹龜魚

之類在穴底及穴後者玉髓經又言龍形有火焰石
鳳形有紅黃石虎形虎威石獅形毬子石象形金星
石之類是也巳上證應須龍真穴的而後有此若虛
花假託何由見哉崔菊坡曰世俗驟見其說必致驚
駭而反成執泥然不可謂無此理若執為常法則又
不然也但開穴得紅黃光澤堅實之土或異色瑩潤
脆嫩之石即為得生氣矣活物神異固常聞之亦嘗
見之縱有亦不可洩漏若洩漏則龍力減矣唯土石
色之驗則必欲見之而後為的確否則非真穴也

夫乾如粟

土無氣脉上鬆下虛或粉白之土麻黑之砂枯燥親
散鋤之如聚粟也

濕如割肉

於濕軟爛鋤之如割腐肉之不任刀也

冰泉砂礫

地氣虛浮腠理不密如濾籬如灰囊内生氣化之水
外滲天雨之水葬之則亡人漬衣而冰躰也

皆為凶宅

巳上皆得謂之騰漏不蓄葬之則存亡無益適足以
腐骨敗擲覆宗絕嗣而已

外篇四

夫葬以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玄武
此言前後左右之四獸也皆自立穴處分之
玄武垂頭

垂頭言自主峯漸漸而下如欲受人之葬也受穴之
處澆水不流置坐可安始合垂頭格也若注水即傾
立足不駐即為斗瀉之地矣精華秘髓云人眠山上
龍方住水注堂心燕自安亦其義也

朱雀翔舞

前山聳拔端特活動秀麗朝揖而有情也

青龍蜿蜒

左山恬軟寬腴展掌而情意婉順也若反翫岬強突
兀僵硬則非所謂蜿蜒矣

白虎馴頰

馴善也如人家蓄犬馴擾而不致有噬主之患也頰
者低頭俯伏之義言柔順而無蹲踞之凶也俗本作

白虎蹲踞者非也龍無殺尚不可踞况白虎乎前輩
言蹲踞之說乃後世術家顛倒其義以惑人耳明堂
經云虎蟠卧而不驚是為吉形彪怒蹲視昂頭不平
禍機中藏何取於吉星哉又曰白虎穹光淨土山
龍如卧角圓如合環虎具此形乃得其真半低半昂
頭高尾藏有缺有陷折腰斷梁虎有此形凶禍災殃
又劉氏白虎歌曰白虎不與凡虎同頭顱似虎身如
龍長腰俯伏為真躡踞足昂頭總屬凶言其頭面雖
如凡虎而身尾則與青龍躡段一般廼天虎也但不
鱗而毛耳

形勢反此法當破死

四獸各有本然之躡段反此則不吉矣

故虎蹲謂之啣尸

右山勢蹲昂頭視穴如欲啣噬塚中之尸也

龍踞謂之嫉主

左山形踞不肯降伏回頭斜視如有嫉妬之情也世俗多言龍昂虎伏蓋亦傳襲之誤昂本作降聲音相近故也大槩龍虎俱以馴順俯伏為吉

玄武不垂者拒尸

主山高昂頭不垂伏如不肯受人之葬而拒之也

朱雀不舞者騰去

前山反背無情上正下斜順水擺擺不肯盤旋朝穴若欲飛騰而去也

夫以支為龍虎者來止跡乎岡阜要如肘臂謂之環抱

此言平洋大地左右無山以為龍虎止有高田勾夾故當求岡阜之來蹤止跡於隱隱隆隆之中却要寬展如人之肘臂腕內有情明堂經云堂中平夷自為局垣一龍一虎如規之圓言其形如以規車旋轉自然團簇環抱而恬軟也

以水為朱雀者衰旺系乎形應忌夫湍激謂之悲泣

水在明堂蓋以其位乎前故亦名為朱雀若池湖淵潭則以澄深瑩淨為可喜江河溪澗則以屈曲之玄為有情倘簾劫箭割湍激悲泣則為凶矣由是觀之雖水之取用亦同關係乎形勢之美惡也蓋有是形則有是應故子孫之衰旺亦隨之相感之理也別有一般磔鼓擊二關二如播鼓聲者得之反吉又非湍

激悲泣之比

朱雀源於生氣

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原其所始水之流行者實生氣之所為也生氣升而為雲降而為雨山川妙用流行變化勢若循環無有窮已是故山之與水常相体用不可須臾離也

派於未盛朝於大旺

派者水之分也朝者水之合也即江漢朝宗之義夫水之行春分銳溜始於一線之微此水之未盛也小流合大流流漸遠而漸多而至於會流總諸者此水之大旺也蓋水之會猶山之始山之始猶水之會能知水之大會則知山之大盡推其所始究其所終離

其所分合其所聚置之心目之間胸臆之內總而思之則大地無從而逃地理可一貫而盡矣且夫禹貢之載九州其大要則系於隨山濬川之四字如導弱水導河導漾之類皆水之未盛也如入于江入于河入于海者皆水之大旺也以其大勢攷之則山之起於西北自一而生萬也水之聚於東南合萬而歸一也禹貢舉天下之大者而言之今則始於近而終於遠自一里而至十里由十里而至于足跡之所能及推其山之起止究其水之分合是亦小禹貢也

澤於將衰流於因謝

澤謂跛澤詩彼澤之陂註云水所鍾聚也水既瀦蓄淵停則水勢已殺故曰衰流於因謝者水盈科而進

則其停者已久溢為餘波故曰謝以返不絕

山之氣運隨水而行凡遇吉凶形勢若遠若近無不隨感而應然水之行也不欲斜飛直攏反背無情要得衆砂節二攔截之玄屈曲而有情也水行日遠其應日近然則水雖去而能返其不絕之運化也法每一折瀦而後洩

此言水之去勢每於屈折處要有瀦蓄然亦不必盡泥穴前但得一水則亦可謂之瀦矣善於作用者以穴中磚頭水論瀦洩每折中作斗既瀦而後洩去此奪神功之妙也

洋洋悠悠顧我欲留

此言水之去勢悠悠眷戀有不忍遽去之情顧我而欲留也

其來無源其去無流

源深流長不知其來也砂攔局密不見其去也

經曰山來水回貴壽而財

山來者衆砂攢集水回者群流環會此富貴壽考之穴也

山囚水流虜王滅侯

山囚明堂逼塞不寬舒也水流元辰直溜不縈紆也世之賊術多用滅蠻宗廟配於生旺囚謝而復加以貪狼巨門天罡太乙等說於理無取不足尚也所謂生旺系乎形應者但取其來去之屈折停瀦顧我欲

留而有情也不然何不曰生旺系乎方位其非宗廟
之說明矣玉髓經弟子問於張子微曰水生旺衰謝
之說如何曰郭景純之說極是但傳襲解說之誤今
術家註為生旺衰謝之說遂誤釋景純之語不然何
以為景純耶象山陸子曰子微破生旺關天星宗廟
皆合正理又曰子微析而辨之尤有意味宗廟之說
非矣蔡季通曰地理之法不出山水向背四字向則
為吉背則為凶但眼識好惡即能分別初非有微妙
難見今野俗之書專論向坐水路之星辰所謂星辰
者又取於北斗七星更無義理世之君子尋常以為
鄙事而莫之問一旦有不得已則茫然不知所謂而
野師俗巫者類皆儉邪小輩能以詭譎小數多為之

巧密探往事兼以他術兩為之說幸中未來君子既
不知本原以為禍福之權或出其手因委心而聽命
焉使之立宅則生者不得安其居使之作塚則死者
不得安其葬夫向坐固有法當取之於應對水路亦
有理當求之於曲折而北斗之七星果何與焉俯察
云今之術士善斷墳者必繆於葬以斷墳下穴則穴
必敗以下穴斷墳則斷不驗如消砂論水向坐吉凶
與夫鬼靈經炁屋羅喉開皇夾竹之類皆可以一時
所見談禍福而於下穴則初無與焉余少時嘗見有
能談地理剋應者雖効驗如神而心切疑其妄然亦
未能窮其所以然之故固嘗百計求之及得其說始
信其偽江湖上謂之撥堆行術能通是則名為亮每

觀售術之際舉止態度深有可笑者望之則有矜誇之色問之則為孔竅之辭或恣縱而大言或禁秘而不答是皆不過以禱福馳騁聳動視聽而已或用之驗舊并新立宅改路開門放水則必以左道為之區處言某日當進財納慶某年當受祿添丁其言似若可信故使世之貪富貴泥禱福者爭趨慕而信用之雖聰明之士亦不免為其所愚弄智者觀之則其繆妄有不可掩焉者益信蔡氏之所謂儉邪詭譎為不誣也今故詳述其弊使後之習斯術者不可不慎復使後之葬者知從事乎斷驗小數之無補而必求地理正宗之良師則於孝子仁人之用心少有鑒焉云爾

禱篇上

占山之法以勢為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

千尺為勢百尺為形勢言闊遠形言淺近然有大山大勢大地大形則當大做規模高擡望眼而後可以求之也勢有隱顯或去或止勢從東趨形從西結勢由左來穴自右出勢有佯詐穴有花假此所以為窠難也其次莫如形有一二里為一形此形之大者也有只就局內結為蜂蝶蛙蛤之類此形之小者也鶩鳳相肖獅虎相類形若不真穴何由擬故形亦以為難也又其次莫如方若依文解義只是方位之說謂某山來合坐某方向某方之類是也以理推之疑當作穴字蓋方穴字相近而傳寫之誤言定穴亦難也

苟以方位言之則何難之有雖三尺童子亦可按圖而占之矣夫穴之難則有如龜形當下肩穴氣穴鳳形喙穴冠穴象形鼻穴牙根穴蛇形玉字穴七寸穴之類地位適當而不可有差也

勢如萬馬自天而下其葬王者

上兩句已見於第六篇言真龍降勢之大略可總括天下山嵐之行度若欲逐一分類則反包不盡矣至貴之龍天命所系神靈常呵禁之一念僭切凶禍立彰常人不可許妄議

勢如巨浪重嶺疊嶂千乘之葬

峰巒層沓如洪波巨浪奔湧而來當出千乘之貴勢如降龍水遶雲從爵祿三公

星嵐插漢跼卸而下如龍之降也及至歇處山如雲擁水似帶蟠鳥得不貴

勢如重屋茂草喬木開府建國

真龍降勢層層沓沓如大家之重屋所以為貴也

勢如驚蛇屈曲徐斜滅國亡家

橫攔直撞行度不合分段畏縮而不條暢死硬而不委蛇故葬者家亡國滅

勢如戈矛兵死刑囚

尖利如茅葉直硬如鎗桿更帶石破碎反刺本身故子孫多死於凶橫非命

勢如流水生人皆鬼

順瀉直溜去去無禁止之情此游漫之龍也葬之者

少亡客死

形如負屨有壠中峙法葬其止王侯崛起

上三句已於第六篇見之謂凡結穴之處負陰抱陽前親後倚此總括立穴之大情也今廻於下文一定形然則山川之形何可勝計豈區區之論所能盡哉古圖中固有負屨形即是御屏壁立崎急不可立穴法當扞於平地須龍貴朝真而後可出王侯不謂負屨便能如是之貴也

形如燕巢法葬其凹胙土分茅

燕巢多出山腰龍虎包裹自成形局入穴不覺孤露所以為貴

形如側壘後岡遠來前應曲回九棘三槐

穴形偃仰如壘之側玄武來長前朝後應委曲周回法當就壘口扞之三公九卿之貴形如覆釜其巔可富

覆釜如五星中所謂覆釜金也唯按金下粘穴今言形如覆釜則合葬麓陰龍而陽穴也若葬於巔乃是以陰揆陰不幾於獨陰不成之義乎近來世俗正坐此病無不葬壠於巔也術中固有照天蟾燭及貫頂法多葬山巔亦須有天然形穴方可下然其中又自分支壠也此等高穴是為清貴之地但坐下傾溜未免傷敗見成柰何曰可富乎

形如植冠永昌且歡

植冠言其形穴之尊嚴也後仰前倚壁立崎急宜扞

緩中

形如投筭百事昏亂

山無倫序橫直亂投故凶

形如亂衣如女淫妻

山形剝落破碎如亂衣之不整故淫亂所由出也

形如灰囊灾舍焚倉

此章大抵即內篇水泉砂礫之意言生氣不蓄之穴得雨暫濕雨止即乾如湯之淋灰也故凶

形如覆舟女病男囚

橫岡無脈中高四隕無穴可扞葬之則男女不利

形如橫凡子滅孫死

玄武縮頭入首無脉穴何可扞然有得凡之正形者

廼木之所變故出文章料第世有盧相公祖楊神童
祖力大監祖皆葬几形蓋未可以其凶而弃之也

形如卧劍誅夷偪僭

形狹而長首銳而脊純石剝落文理枯燥故凶然地理明圖有劍形而出貴者如石使相祖曾文展下托手穴是也

形如仰刀凶禍伏逃

形如魚之鬚鬣無肥厚氣象故凶

牛卧馬馳鸞舞鳳飛

此言各得其本性而應形真

騰蛇委蛇

委蛇則為活蛇故吉直硬為死則凶

龜鼃龜鰲以水別之

四者皆水族故以近水面應形真

牛富鳳貴

牛出於土故富鳳出火木故貴

騰蛇凶危

蛇心險有毒故多凶遇蛙蛤則貪恠而為小人蓋蛇之所啗也逢蜈蚣金龜鳩鳥則畏謹而為君子乃欲啗於蛇也古今并蛇形地者何限豈可例以凶危而不用乎

形類百動葬皆非宜四應前按法同忌之

形勢止伏如尸居之不動方可并穴若有不定豈可用乎非唯主山但目前所見飛走擺攏於我無情者

悉當忌之

夫勢與形順者吉勢與形逆者凶勢凶形吉百福希一勢吉形凶禍不旋日

形勢二者皆以止伏為順飛走擺攏為逆順則吉逆則凶勢凶形吉猶可希百一之福或勢吉形凶則禍不待一終日而應矣愚謂山水美惡吉凶感召固然矣而區區專以禍福言者則涉於術數非理也故凡地理之學悉當以理為主其應驗與否一聽之自然若於理外遷就以取剋應是猶詭遇而獲禽君子不為也

襟篇下

經曰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寅申巳亥四勢也震離坎兌

乾坤艮巽八方也

若但言地有四勢只是朱雀玄武青龍白虎而已氣從八方只是四正四隅而已而句下證之以寅申巳亥震離坎兌乾坤艮巽之說則當以方位解之四勢為四長生如火生寅水生申金木生於巳亥是也八方為八清山東方震艮南方巽離西北則坤兌乾坎是也又有所謂六秀八貴分金三十吉龍并十六貴龍等說皆原於此是宗廟星卦之所由興也信有之則三尺童子亦可按圖而求之矣至於山川之形勢但取合於吉龍即為可用雖虛花假托皆在所不問豈理也哉觀乎此則知禳篇為用星卦者之所假託非景純之所著明矣

是故四勢之山生八方之龍四勢行龍八龍施生一得其宅吉慶榮貴

四勢者陳石壁謂為五行生氣之地八方八卦方也八龍不能自生要得寅申巳亥五行之生氣而後能施生也其大意言八方之龍要從長生位上行來則吉假如震龍屬木木生於亥要之必得自亥上發始即為生氣之地或從亥上經過亦是餘可例推但此之生氣與內外篇之言生氣者則相去天淵矣
土圭測其方位玉尺度其遠近

土圭所以辨方正位其制見於周禮玉尺所以度量遠近其數生於黃鍾今臺司度日影以定候多用此制也愚按此章果若出於景純當是設象譬喻使人

心通理貫而自悟耳試嘗論之土者中也圭廼二土之義戊巳是也戊為陽巳為陰二十四方無位而配合於中宮中為太極而分陰陽也人心為太極心明則能辨別妍醜而洞達陰陽者也玉尺者目也目廼心之準繩心清則目明体周而用充心測之而目度之也故程子言視為之則則亦準繩也如此說則於理無悖若必以二者為實有之物則於風水之正宗無與焉蓋未可執文而泥象也

夫葬乾者勢欲起伏而長形欲濶厚而方葬坤者勢欲連展而不傾形欲廣厚而長平葬艮者勢欲委蛇而順形欲高峙而峻葬巽者勢欲峻而秀形欲銳而雄葬震者勢欲緩而和形欲聳而栽莖離者勢欲馳而穹形欲

起而崇葬兌者勢欲大來而坡垂形欲方廣而平夷葬坎者勢欲曲折而長形欲秀直而昂

言八卦之山必欲合如是之形勢然後為吉也天下山川行度千變萬化豈有一定之式何莫不欲起伏而長濶厚而方又豈獨軋之一山欲其如是哉此蓋因地理正宗有關方位之非是而尚形勢以為宗者故禊篇上下悉以形勢為說然卒非形勢也而其法又何異於刻舟求劍者乎且其言鄙俚重迭類市井小兒信口語決非出於景純識者必能辨之則真偽自見矣

蓋宀有三吉葬有六凶天光下臨地德上載天光地德已見於第六篇此其重出也

歲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

張燕公註曰神謂人之神鬼朔謂歲月日時也言歲神合夫吉朔也神迎鬼避得好年月也

陰陽冲和五土四備二吉也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

並見於第五篇廼剽切附會重言之也陰陽差錯為一凶歲時之乖為二凶

此言葬日不得年月方向之通利也古人得地即葬又何執泥於拘忌而惑於禍福者哉此皆後世賊術之弊先儒亦云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

力小圖大為三凶

生人福力淺薄而欲圖王侯之地是不量力度德也憑福恃勢為四凶

憑見在之福恃當今之勢富貴之家自謂常如今日而不深慮異時之覆滅實祖宗之罪人也前車覆轍者固多恬然不以為戒有父母之喪者不思尽力以求宜穩之地但苟焉窀穸而已正程子之所謂唯欲掩其目之不見反以陰陽之理為無足信弃本逐末可勝嘆哉魏志管輅遇征東將軍母丘儉之墓嘆曰松柏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歲頭青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厄已備法當滅族後果如其言又左氏春秋傳魯文公十三年知文公卜迂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

之利也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公曰命在養民
民苟利矣迂也吉莫如之遂迂五月公果卒然固有
數焉而陰陽之理亦有所符矣

僭上偏下為五凶

僭上言庶人墳墓不得如大官制度貧家行喪不得
効富室眩耀及不得作無益華靡反成刑殺亡者無
益存者招禍偏下為儉不中禮慳吝鄙澁父母墳墓
不肯即時盡作用之法因循苟且致生凶變作用者
謂如作明堂通水道及夫截疣去滯增高益下障水
蔽風之類皆是也

變應怪見為六凶

上言天時人事之不能全美也或有吉地吉穴主人

疑泥而不葬或是非爭競而害成或貧病兼併而不
能舉或明師老死不復再來或停喪久遠而兵火不
測或子孫參差而人事不齊或官事牢獄而不復可
為或日殆日忘竟成弃置或全家絕滅同歸暴露是
皆因喪不即舉而變見多端也嗚呼為人子者可不
凜凜然而知戒謹乎

經曰穴吉葬凶與弃尸同

言形勢雖吉而葬非其穴或葬已得穴而不知深淺
之度皆與委而弃之者何以異哉管子曰不善之家
得龍穴差其所謂擲渾塞塋者皆是也大凡地理之
學莫不為偽書所誤而使學術之難况作偽者多假
先賢名字託真以信偽也且世有此書俗本二十篇

蔡氏刪去十二止存其八而復有此禱篇二者擇焉而未精也觀其文意義多不順其曰地有四勢氣從八方者即世俗擇生旺辨衰墓之說也其曰寅申巳亥及震離坎兌乾坤艮巽與夫葬乾葬坤之類者即世俗擇吉龍論分金之說也其曰測方位度遠近者即世俗格地羅量山步水之說也其曰藏神合朔神迎鬼避陰陽差錯歲時之乖者即世俗選擇年月之說也下篇比之上篇尤為繆戾必非郭氏之文皆後人依倣而作之者無足信也且錦囊一書其大槩專以生氣為主即太極為之躰也其次分而為支壠即陰陽為之用也又其次則曰風水曰止聚曰形勢曰骨脉又其次則驗文理之秀異明作用之利宜學者

當熟讀玩味則知景純之心法矣或問曰自開闢以來山川定位不復迂易古今葬者不為少矣柰何吉地尚有存者得非古人反不及今人乎余曰造物之巧妙不容言人不可以分毫致力其能葬吉地者在乎輻輳方可地理書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哀盲師投機凡世之卜葬者莫不欲皆得吉地行地理者亦莫不欲皆扞吉穴此人之常情然卒未聞有能百中而中其一二者緣輻輳之未契時節之未至故若有神物護持而不肯輕畀人也是故前輩以積德為謀地之本謀地尤當以擇術為先然主圖當擇術而術亦當擇主則彼此之擇夫豈易哉古語云世有當楊方識郭璞今術之似璞者固少而世人之識

璞者亦無有也然亦未可遽謂斯道絕而不傳中間
又豈無能盡璞之術者但人自不識耳且其術驗於
身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又詎知異日之不為
璞乎但事之不可不深謀而術之不可不精擇也又
嘗論之凡術之造乎精妙者造物常多見惡而亦嘗
憚之而懼其洩也山川融結苟非其時則隱而不見
故於事常相背馳不相輻輳是以吉地多存於世間
良師罕遇於知已有若於冥冥之中使之然也或百
計圖之而不可得或得之而有他故或弃自家之吉
地而反別圖葬於非地者或信庸師繆言以不合宗
廟而不用者或雖已得地視為不急之務而蹉跎致
誤者若此之類終弗能葬也或雖已葬而不能通作

用裁剪之法或不識真穴而自家繆并是又穴吉而
葬凶變應怪見以留待福人之來也

劉江東家藏善本葬書終

余始得葬書於劉庶幾云杜待制所傳繼又得王伯昌手錄孫院判本標題之下書劉江東家藏善本七字二者皆有吳文正公識其篇端之文蓋雖同出於吳公之所刪定中間異處頗多或云杜待制是所定初本孫院判乃晚年續定者尤為精密今以孫本為主其杜本之優者亦兼取之用加訂定從而釋之但學疎識淺不無舛繆同志之士不吝而正之是所望也
洪武三年秋八月望日鄭謚識



題玄默先生註釋葬經後

坦溪溪頭喬木裏鄭忠愍公之故里鄭公七葉之諸孫玄默先生古君子閉門不出三十年左琴右書光滿几天資高爽骨格奇學問充充有源委厥從玄黃未兆朕至於天地相終始鬼神所以為幽明陰陽所以為根柢一身何以參三才萬物何以備諸己先生夙夜常用功窮理盡性學不已畫成七圖懸座隅議論未易窺涯涘昨朝示我郭璞書八篇內外各有旨嗟哉善本所見稀真偽未免惑朱紫先生何從得此本得自江西一劉氏正宗千載猶晦昧一朝而明若有俟天星宗廟百家說力非其非是其是援引證據罔不當一洗繆妄無餘滓我生固是江海客敢謂平生識風水嘗觀九州之廣輪

融之而流結而峙地有吉氣土隨起支有止氣水隨比
支兮似隴隴似支古人尚云難議擬如何後世多賦師
恣為誕言夸俗鄙某山某水某卦合某山某水某星似
某山某水出公相某山某水絕宗祀某山某水萬金產
我輩聖人重窀穸祇在愛親而已矣狐狸食之蠅蚋最
人子有賴能不泚又聞古者葬必卜亦必先擇惡與美
美惡既定徵鬼神乃以從違畀祝史紫陽謂此廢已久
從俗而擇當有揆山光清潤草木茂地美自然生氣止
得其生氣乘其止木華粟芽良有以乃知善竊生化機
要合諸心本諸理先生此註詳且明實與後昆開塞否
錦囊得此加至寶詎異精華兼秘隨我謂先生固如是

蓋亦未足窮所底七圖工夫聖賢學此乃特其餘事耳

洪武甲寅夏四月同里友生金信

玄默子歌 并引

近觀玄默先生所註錦囊經已造其極繼復觀所註劉
江東四部等該愈極廣大之意蓋其所得莫不自積學
中來而以其餘者發之所謂下崢嶸而上寥廓包乎天
地之外而有非山水所能盡其蘊者抑嘗觀其所著七
圖實與錦囊相次第則知地理乃其中之一事吁太極
先天之理涵於胸中通乎萬化混兮闢兮曾無涯涘昔
南華老仙寓意而不局於意先生有之苒諸公已為叙
其槩而中孚公復為歌之夫源委節目之詳無踰於中
孚之歌而廣大之意則愚又為和之于其後云

君不見玄默子探蹟遺老天人其徒北山巖岨入絕壁
中有十世先人廬先人大節照雲漢光宗之葉揚鈞樞
子復閉門數十載洞觀古人惟著書脩然巾帶侶西晉
掉笑不受世俗驅松花滿座落黃雪必有道者來評咨
上稽鴻濛下撫漭澹披圖直寫天地根無極摩挲指諸
掌羲皇心法我得之允矣斯文未凋喪就中一隙觀餘
閒乘龍窺圖破天闕斟酌元化幹以旋排空馭氣窮冥
間試問胚胎之由溟滓之始青烏夢斷無復留誰敢旁
門論文字須彌何際大宗何涯中央坐鎮孰摩其隈方
稜十頂不可即支流四派廼貫河海而縈廻小宗崐崙
作天柱萬八千里橫亘西北而崔嵬夫何舉世人不識
謂盡西北真吾咍嗚呼蓋天有非混天亦失曾謂地下

原無天豈有兩極斜布說撫我四部招我劉郎喻以浪
墩之四潰喻以種木之分張錦囊大叫入點綴得以萬
古窺芒唐雲霄羽毛伯仲何似其在孔門一貫可語乃
呼臨泉歸去來浩歌落月滄溟開玉鸞挾臂永清夜邀
我論徹中天臺嶽焉我尊滄焉我壘八極一圈天澄不
埃爾時親見元始母皓鬚萬劫如霜皚柰何質本非金
石非載沆瀣焉得與之久徘徊扶光未凋弱英已老迴
頭却笑清淺流許我此山寄瑤草臨川道人題

金華鄭彥淵明地理學嘗得郭景純葬書善本於清碧杜待制後又得劉江東家所藏本用以參校得其定說遂為之註釋既成編俾予題之書有內外襟篇之分為說雖甚博其大要則一言蔽之曰葬者乘生氣也自玄黃既判高下奠位大山小阜何莫而非元氣之融結哉人徒見其凝然靜定之形而不知斯氣之運乎中固無一息之間也然其行也必有所始其聚也必有所止乘其聚而葬其止景純開示後人亦云至矣古人之葬必稽於卜故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使天下之地而皆可葬則何用於卜正以地有美惡之殊故卜焉以求其吉生氣所聚之區非地之吉者乎土色光潤草木茂盛非生氣發見可驗者乎盡人謀之善者鬼神必從之吾

知景純之書百世之所不能廢也景純蓋亦傳述古人之遺法而筆之乎烏呼以景純之書明白簡易如此使為子孫者家置而誦之豈不足以盡送終之禮柰之何忘其本而迷其初惑溺於謬師之語甘心而不悟若是者深可悲也故彥淵之註是書於凡世俗之說一切掃去稽乎經而不誣據乎理而不悖景純有知當無憾於九原矣予不能知其學之蘊而喜其論之有補於世故不辭而為之書洪武四年歲辛亥十二月望日蘭谿吳沉序



彥淵氏註此書諸公序題其說明且詳矣更何說哉獨惟此書其指要以生氣為主生氣蓋言乎在地者也地之勢高者山也浚者川也小頓大起盤紆糾紛氣在其中或消或息於此乎於彼乎識察於芒芴之間吁難矣哉惟彥淵韜跡丘林諦視霞外山川之情形以見用能玩其遺書具為註釋敷暢生氣之旨謂氣行地中人不可見因地之勢而知其行因勢之止而知其聚若是者殆有所見乎其說既美矣書成而傳世之欲葬其親者相從於莽蒼之野持以為據陟嶽降原是尋是度此氣在地其庶乎可得識察歟雖然此氣也何氣也曰塊然太虛以生萬物者其大本大源也奚止行於地中恒時而發見于上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升降飛揚發見厥祥嘗聞古有能望之者
彥淵註此書以生氣為主其於氣也俯以察其地矣
尚觀天浮而上者焉善術其無餘法哉洪武六年歲
在癸丑暮春之初同邑葉儀書



地理之書古未有也其說則見於經矣詩曰逝彼百泉瞻
彼溥原廼陟南岡廼觀于京則地未嘗不擇也書曰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地
未嘗不卜也自地理之宗失其傳人惑於禍福之說而世
道不古矣夫人之所以詒厥孫謀者在乎德也不務脩德
而屑屑乎禍福之說吾知智者不為也同郡鄭彥淵氏故
宋北山先生之諸孫也奕世蕃衍垂二百年其先德之所
積厚矣彥淵常得異人所傳墓書思有以祛世之惑也於
是推本理義而為之註以積德為謀地之本是書之行庶
幾可以祛世之惑乎使為人子孫者有見於此聿脩厥德
不墜先緒則山川之靈秀與人事之微應自有不期然而
然者視世之言禍福者亦異矣金華童翼

天下莫大於理莫妙於術術本於理理寓於術未有無其理而有其術專於術而不本諸理者也地理之學以術言其書曰理則固本之以理而不專於術也後之為其學者一委之術不求之理豈善為其學者哉古之相地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不廢其術也而必以理推之契龜食卜固定之以理也而必以術兼之本之理而妙乎術此相地之良法也金華鄭彥淵氏儒家者流而精相地之法註釋此書一本之理不專尚其術焉有識者知其學之侔於古超於衆宜乎其傳於世也已其書之美諸公引跋已詳言之不復贅洪武甲寅冬十二月朔同郡友生徐原謹識



向於郡城故家收得明宏治刻本地地理四書內有葬書註釋一種甚古雅已為希有之本矣檢敏求記載有鄭謚註釋郭璞葬書一卷云玄默生鄭彥淵得此書于劉庶幾云傳之于杜待制繼又得王伯昌手錄孫院判本標題下書劉江東家藏善本七字二者俱有吳草廬題跋而孫本尤為精密因加訂定從而釋之據曾王所記是葬書註釋以劉江東家藏善本為佳矣頃從經義齋與書友胡立羣談論出此葬書云是洪武舊刻閱其標題果有劉江東家藏善本七字則此刻為勝矣通本首尾完善間有破損遂命工重裝而題數語以誌緣起乙丑八月五日堯翁識

并書原藏本於庚申兵燹時散失頃從友人王季玉兄處假得此本
即託人鈔錄以補缺恨後日如有舊刻善本當即購也時民國四年
舊曆乙卯五月五日 民士謹誌



